



东江河 /文

### 奢侈贪婪的严贡生

严大位和严大育是亲兄弟，一个是贡生，一个是监生。严贡生是严监生的大哥，两人分家后自立门户，比邻而居。

严监生日常生活节俭，日积月累，积下了十万家财。其为人温和，不欺凌弱小，在乡里没什么恶行。也无修桥铺路、扶贫济困的善事。放在那个时代，严监生既非恶人也非善人，是个本分人。其收取佃户租金、典铺利钱积累财富，是由那个时代决定的，是他的封建士绅阶级的特性决定。

相比于严监生，严贡生就是一个奢侈无度、贪得无厌、坑蒙拐骗、巧取豪夺的无赖劣绅。

分家后的严贡生，持家过日子朝着与兄弟严监生相反的方向渐行渐远。严贡生一家吃喝无度，把分家所得的田地卖光，再把家里财物变卖掉用于吃喝消费，家产渐渐败光，以致于经常除欠。

经济条件不允许，理应节衣缩食，减少日常支出。但严贡生一是积习难改，二是为了维持其士绅阶级的脸面，继续奢侈摆阔。吃光用光的严贡生，终于露出了邪恶的嘴脸，先是除账不还，吃白食，这还不够，又走向坑蒙拐骗、巧取豪夺之路。

严贡生的恶劣行径有许多，不胜枚举。邻居王小二的猪误入严贡生家，关住不还，还打伤上入门讨猪的王大；乡下人黄梦统想向严贡生借钱，立下契约后实际又没借，严贡生却要收取半年利钱，黄梦统不愿出，就强抢黄家的驴和一袋米抵充。被告到官衙，由于证据确凿，一告一个准。官府派人传唤，严贡生事先得知风声，便逃之夭夭。从省城雇船回高要县，约定十二两船租，因船老大吃了严贡生吃剩的云片糕，讹诈船家，要赖不付船钱。最后连自家兄弟的寡嫂也不肯放过，想要连根夺取严监生全部家产，将严监生遗孀赵氏扫地出门。

尽管严贡生拉大旗作虎皮，到处宣扬结识这个老爷，那个官爷。但因其劣迹斑斑，名声太臭，连审案的糊涂官汤县长也斥其为人“忝列衣冠，不在乡间做些好事，只管如此骗人，其实可恶”。第一次王小二和黄梦统做原告，第二次赵氏做原告，严贡生都失算在汤县长手里。

为了夺取寡嫂赵氏万贯家财，严贡生算是拼了，一路上诉。总算天理尚在，严贡生一路败诉，州府驳回，省司不予受理。又跑到京城去告。在京混冒充周进老师的亲眷，拿着名片去求见，恰遇有过一面之缘的范进同学，被捅破窗户纸，碰壁而回。

一个奢侈无度，贪得无厌，狡诈无耻之徒，竟然自诩为“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这脸皮也确实厚。

苏格拉底说，知足是天赋的财富，奢侈是人为的贫穷。勤俭节约，积少成多，集腋成裘，发家致富。奢侈浪费，坐吃山空，金山银山也会吃光。严家两兄弟过的日子，便是最好的例证。

《菜根谭》中说：“藜口莼肠者，多冰清玉洁；锦衣玉食者，甘婢膝奴颜。盖志以淡泊明，而节从肥甘丧矣。”一个锦衣玉食，贪图享乐的人，其节操必定在无止境物欲与奢靡中崩塌、消解、沉沦。奢侈是一味毒药，虽不立即致命，却能使人渐渐上瘾。追求物质享受，贪图奢侈生活的人，会整天把心思放在精美的食物、精致的器物上，渐渐不能自拔。

奢侈又是一种传染病，一个人沾染奢侈生活的习惯，周围的人也会仿效，甚至还会产生攀比心理，看谁的装饰更精致，看谁的用度更奢华。看谁的排场更豪华。如果愈演愈烈，会形成一种铺张浪费的风气，这就是“奢靡之风”。

一个奢靡之风充斥的社会，必然导致许多社会问题。一旦财富不足以满足欲望，就会驱使一些人走上偷盗抢掠、坑蒙拐骗之路，最终将受到刑网的追究。

### 四百多年前，那一场从未谋面的神交

## 徐渭、汤显祖的戏剧互动

邹自振/讲述 卢珍珠/记录、摄影

明代戏剧家徐渭、汤显祖一生虽未谋面，却惺惺相惜。徐渭戏剧中的积极浪漫主义手法，更是直接影响了汤显祖，并被“临川四梦”所采纳。两位戏剧家在文学创作中，是如何互动产生交集的？



7月3日，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闽江学院人文学院教授邹自振在台州市图书馆开讲，他认为徐渭的《四声猿》是汤显祖“临川四梦”的导引，“临川四梦”是《四声猿》的升华与飞跃。现摘取片段与本报读者共享。

#### 徐渭和汤显祖

今年是徐渭诞生500周年。徐渭，字文长，绍兴人。徐渭一生坎坷，13岁父母去世，入赘到现在的妻子家。他一生都没有功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应聘到浙闽总督胡宗宪幕下掌书。他曾经为抗击倭寇屡出奇谋，建立战功。如果说，苏东坡是宋代全才

的话，那明代就是徐渭。但徐渭并不看重自己文学的能力，他说自己“书第一，诗第二，文第三，画第四”。他没有提到戏剧，是因为戏剧在中国古代是个末流的东西。

实际上，在中国文学史上，徐渭是最富盛名的杂剧作家。他的代表作《四声猿》，是明代杂剧的压卷之作。

汤显祖，字义仍，临川人。他比徐渭年龄要小29岁，在我的研究中发现，徐渭和汤显祖两人是没有见过面的。但是两个人互有知己，可以说是神交。

汤显祖在文艺思想上，和徐渭、李贽和袁宏道相近，提倡抒写性灵。

徐渭作诗2600多首，汤显祖2200多首。徐渭散文有700多篇，汤显祖有600多篇。两人都主张，诗歌要表达真实情感。

徐渭提出，“古人之诗，本乎情”，诗歌来自于情，没有情就没有诗歌。汤显祖则提出“为情做诗，寄于戏剧”。在这一点上，他们两个人是相似的。

汤显祖的戏剧，都是在徐渭之后，很难说受影响。徐渭的作品，是他一生坎坷命运的展现。汤显祖的作品，是在徐渭的基础上，弘扬真理，批判恶气，强调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崇敬。

#### 《四声猿》和“临川四梦”

《四声猿》是由折数不等的，四个独立的短剧构成的。包括《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翠乡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

虽然是四个短剧，但徐渭有自己的构想，它们有共同的特征。

《四声猿》是反抗思想束缚，追求个性解放，反映时代脉搏的剧作。《四声猿》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大家知道，在明代中叶的时候，中国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已经出现反抗封建压迫的倾向。

徐渭的巨著里面，想象特别丰富，构思尤其巧妙，情节特别离奇。语言通俗流畅，顺口可歌，且嬉且笑且骂，在作品里，他怎么样就怎么样。

它不是一种元代戏剧，比如柔情蜜语的《西厢记》，也不像

《窦娥冤》直接辱骂当时的恶霸等，他采取曲折的方式，展开想象的翅膀，以奇幻的想象内容表达思想。

徐渭的文章，豪放、道劲，给人一种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力量。汤显祖说他的文章，就像驰骋将。

徐渭的积极浪漫主义手法，直接影响了汤显祖，并为“临川四梦”所采纳。汤显祖正是用非现实的情节结构，充分展示情的伟大力量，打破空间的阻隔、生死的界限而写出人间真情。

我得出一个结论，《四声猿》是“临川四梦”的导引，“临川四梦”是《四声猿》的升华与飞跃。

#### 手法与想法

根据两位戏剧家的作品，我们能窥一二。

徐渭的《玉禅师翠乡一梦》故事很简单，写一个和尚犯了色戒，转世为娼妓，后来经过师兄的点拨，重新皈依佛门。这折戏很荒诞，它事实上揭露的，是官场和佛门的尔虞我诈，同时也包括对宗教禁欲主义的一种嘲弄。而对封建礼制来说，它是一种反抗。既讽刺了禁欲主义的虚伪，也鼓励了人性的解放。

大家可以联系汤显祖的《牡丹亭》，他写了一个年方二八的女孩子，做了一个青春的梦，梦中见了一个手持柳枝的柳梦梅。后来他们在牡丹亭下，成了一段好事。有的时候情和欲是很难分开的，情里面有欲，但欲不是情。

从这点上来说，我认为汤显祖是受到徐渭的某些启示，《玉禅师翠乡一梦》这部剧是《牡丹亭》的一部先声。

《牡丹亭》是着重描写并肯定女性追求爱情与婚姻自由的剧作，它通过惊梦、寻梦等情节，体现了汤显祖所写的，“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牡丹亭》虽然是浪漫主义，但却是最现实的。

徐渭的《狂鼓史渔阳三弄》，讲的是徐衡被杀害后，受阴间判官的敦请，面对曹操的亡魂再次击鼓痛骂，揭露曹操。徐渭是借古讽今，作品骂的是曹操，实际上骂的是严嵩。因为徐渭的一个朋友被严嵩迫害致死，这是他对当朝的不满。徐衡在阴间，击鼓骂曹这



图库中国供图

一幕，是徐渭反抗思想的再现。他的幽默智慧，都在这里出现了。

这种以鬼戏抒写人情，以幽默喜现悲剧精神的手法，使汤显祖受到启发。

汤显祖在《牡丹亭》里的冥判，就是在阴间判杜丽娘还魂。徐渭的剧作，直接影响到了汤显祖。“还魂”这一点，就是最直接的影响。

通过杜丽娘生前的抗争，真实反映了明代青年女性的苦闷，通过她死后的抗争，表达了生命对自由的向往，体现那个时代的解放精神。

《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这两个是姐妹篇。都是以女子为中心，写女子改扮男装，才能惊世。

虽然写的是女状元，但骂的是不合理的科举制度。徐渭从20岁开始，三年考一次，考了24年。他作品中有关科举制度的描写和揭露，是他相似生涯的切身感受。

无独有偶，汤显祖在“临川四梦”的最后一篇《邯郸记》中，让卢生有这样一段唱词：“我也忘记起春秋几场，则翰林苑不看文章。”

汤显祖和徐渭的心灵，是息息相通的，他们对科举制度的不平等，发出了尖锐的挑战。

从戏剧成就来说，汤显祖的成就高过徐渭，但是徐渭对汤显祖有启示作用。

#### 延伸阅读

#### “临川四梦”对《红楼梦》的影响

汤显祖在明代戏剧史上成就最高，特别是《牡丹亭》，上承《西厢记》，下开《红楼梦》。

我们在《红楼梦》里，到处都能看到《牡丹亭》对它的影响。宝、黛共读西厢，指的就是《西厢记》。

因为贵妃省亲，朝廷拨了银子，建了大观园，还叫贾宝玉去苏州买了12个唱戏的女子来唱戏，一个龄官唱的就是《惊梦》。

有一次黛玉经过梨香院，里面就飘出来一个声音，“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她听了之后眼泪就下来了，这段对黛玉心灵触动很大，也唤起了宝、黛青春的觉醒。

在《红楼梦》里，熟悉《牡丹亭》的人特别多，连王熙凤都知道这个剧目。

《红楼梦》是继承了《牡丹亭》的文化遗产，甚至“好了歌”，实际上也是《邯郸记》里内容的延伸。《红楼梦》还写了《邯郸记》或《南柯记》里昆曲选段的演出，当演到这两个折子戏的时候，贾母脸色都变了。



#### 好读

## 神的一滴 ——读马塞尔·帕尼奥尔《山泉》二部曲

元 萌/文

《山泉》二部曲是法国作家马塞尔·帕尼奥尔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它讲述了巴斯德德白房村里发生的一系列关于罪恶与惩罚、复仇与救赎的故事。在古希腊悲剧般的质地下，潜藏着一一种叙事的轻盈，如同深隐于地底的泉源，不动声色地消解了故事的沉重，甚至在字里行间隐约透露出神的亮色，舒缓地流淌直至尽头。

故事发生在一个位于法国南部的古老村落：巴斯德德村。当地人过着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共同恪守着约定俗成的规矩，必须把它看成是普罗旺斯最美好的村庄。而与其毗邻的克雷斯班村，则是巴斯德德世代相传的仇敌，二者之间的矛盾可以追溯到相当久远的罗马帝国时期。因此巴斯德德村对外乡人始终怀有一种天然的敌意，也成了小说第一部中的主人公让·弗洛莱特发生悲剧的根源。然而他在初到巴斯德德时未意识到这一点。

“这是左拉笔下的天堂！这甚至比天堂还美呀！我愿在这松林的庇护下，平静而快乐地度过上帝赐给我的每一天。”

初到巴斯德德时，面对这个看似美好的村落，让·弗洛莱特发出了如此的感叹。在他的眼中，白房村是其心向往之的乌托邦，也是远离城市喧嚣生活的避难所。

他对城市拥挤的环境与庸庸碌碌的生活早已满怀厌倦，反之醉心于大自然的馈赠，同时热衷于梭罗式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一套将生活在别处与创造财富的使命相结合的生活哲学。

然而，他对自然那种近乎虔诚的敬意没能改变他的悲剧命运。他在苦苦寻求泉水的过程中不幸丧生。而更值得深思的是，原本孕育生命的泉水竟成了私欲深掩的罪恶渊薮，安居乐业的美丽村落将不幸的生命永远埋葬。

被封锁而不见天日的泉眼似乎也预示着弗洛莱特的命运以及故事的走向：泉水是否能重见天日，而潜藏于地底下的阴谋又能否水落石出？作者将答案留在了故事的第二部中。

在故事的第二部《泉水玛依》中，随着让·弗洛莱特之女玛依的成长，真相与随之而来的复仇也慢慢浮出水面。玛依发现乌高林叔侄二人是当年堵死泉眼导致父亲死亡的罪魁祸首，而村里的其他人也是酿成这出悲剧的帮凶，从此她的身上背负了为父报仇的命运。

她是属于山林的精灵，也是乌高林深深迷恋的“山间的圣母玛利亚”，仇恨与宿命在她的身上未免显得过于沉重。她年轻美丽，甚至能被宿敌爱上，美在她的身上也成为了一种神圣的特权。复仇的火焰凌驾于泉水般至纯的品格之上，才塑造成一个完整的、纯粹的她。

对于玛依来说，纯洁是天性，而复仇出于本能，所有的爱恨情仇都是鲜活的。与之对应的乌高林也是如此，陷害弗洛莱特出于私欲与贪念，爱上玛依则展现了人类欲望的另一个向度，在这一出命运悲喜剧中的每个人都是真实多面的。

和她的父亲一样，玛依的血

液中也渗透着对天空、对河流、对自由的一种本能的亲近与向往。父亲对她而言，如同一脉不存在的泉水，却在潜移默化之中影响着她。她继承了父亲的梦想：发誓要当一辈子牧羊女，将把那不幸人所挖的井接着挖完，让她父亲期待已久而从未见到的泉水，穿过那被征服了的岩层，高高地喷向天空。

当她回忆起父亲坎坷的一生，一个死于异乡的悲哀的人，就像被遗忘的泉眼，永久地丧失了生命的活力。她只能在思念父亲的时候，在风中的旷野反复地吹奏他留下的那把口琴。除此以外，她父亲一生漫长的艰苦岁月，似乎没有遗留什么东西。

“在房前的一棵橄榄树上，两个经风雨侵蚀已经生了锈的铁环，过去那里吊着一个玛依玩耍的秋千；在刮密斯托拉风的黑夜，在房上的檐槽里，发出呜呜声，仿佛那里藏着他用口琴吹奏出来的一个小夜曲。”

这是原著中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场景，它像是电影中的一个空镜头，没有什么人，也没有什么复